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緣起首回開宗明義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

俠烈英雄本色，溫柔兒女家風。兩般若說不相同，除是癡人說夢。兒女無非天性，英雄不外人情。最憐兒女最英雄，才是人中龍鳳。八句提綱道罷。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，初名《金玉緣》，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，又名《日下新書》。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，卻還一洗穢語淫詞，不乖於正，因又名《正眼法藏五十三參》。初非釋家言也，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，題曰《兒女英雄傳評話》。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。

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，他幼年在塾讀書，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裡，他讀到「宰予晝寢」一章，偶然有些困倦，便把書丟過一邊，也學那聖門高弟隱几而臥。才得睡著，便恍惚間出了書房，來到街頭，只見憧憧擾擾，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：兩旁歧途曲巷中，有無數的車馬輻輳，冠蓋飛揚，人往人來，十分熱鬧，當中卻有一條無偏無頗的蕩平大路。這條路上只有一個瘦骨銳頭鬚髮根根上指的，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。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，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修途，苦於自己在他背後，等閒望不著他的面目。就待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，不想他愈走愈遠，那條路愈走愈高，眼前忽然一閃，不見了他，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裡來了。

沒奈何，一個人蹣跚涼涼站在雲端裡一望，才看出雲外那座天。原來雖說萬變萬應，卻也只得一縱一橫。縱裡看去，便是宗動天、日天、月天、水天、火天、金天、木天、土天、二十八宿天，共是九天；橫裡看去，便是無上天、四人天、切利天、堅首天、持鬘天、常橋天、福生天、福受天、廣來天、大梵天、梵輔天、梵眾天、少光天、光音天、無量光天、少淨天、遍淨天、無量淨天、善見天、善現天、無想天、無煩天、無熱天、無邊空處天、無邊識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想天、非非想天、色究竟天、須欲摩天、兜率陀天、樂變化天，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，共是三十三天。他到的那個所在，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。

卻說這座天乃是帝釋天尊、悅意夫人所掌，掌的是古往今來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。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，那燕北閒人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，一同瞻仰。只見那：

天宮現彩，寶殿生雲。仙樂悠揚，香煙繚繞。左一行，排一層紫袍銀帶的仙官；右一行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。階下列著是白旄黃鉞，彩節朱幡。金蓋、銀蓋、紫芝蓋，映日飛揚；龍旗、鳳旗、月華旗，隨風招展。雕弓羽箭，飛魚袋畫著飛魚；玉鞦韆根，馴象官牽著馴象。

飛電馬、追風馬，跨上時電捲風馳；龍驤軍、虎賁軍，用著他龍拿虎跳。一個個，一層層，都齊臻臻靜悄悄的分列兩邊。殿上龍案頭設著文房四寶，旁邊擺著一個朱紅描金架子，架上插著四面朱紅繡旗，旗上分列著忠孝節義四個大字。

一時仙樂數聲，畫閣開處，左有金童，右有玉女，手提寶爐，焚著白檀紫降，引了那帝釋天尊、悅意夫人出來。那天尊，頭戴攢珠嵌寶冕旒，身穿海晏河清龍袞，足登朱絲履，腰繫白玉鞞；那悅意夫人，不消說，自然是日月龍鳳襖、山河地理裙了。身後一雙日月宮扇，簇擁著出來。

那時許多星官神將早排列在階下，只聽殿頭官喝道：「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班。」只見班部叢中閃出四位金冠朱鞞的天官，各各手捧文冊一卷，上殿奏道：「今日正有人間兒女英雄一樁公案該當發落，請旨定奪。」早有殿上宮官接過那文冊，呈到龍案上。天尊閃目一看，降旨道：「這班兒發落他閻浮人世去，須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，才免得怨天尤人。但是天機不可預洩，可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，叫他各人一照，然後發落。」值殿官領旨，早有一集人抬過一座金鑲玉琢、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。寶鏡安頓完畢，天尊便把那架上的「忠、孝、節、義」四面旗兒發下來，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，捧到階前，向空中只一展，但見憑空裡就現出許多人來：為首的是個半老的儒者氣象，裝束得七品琴堂樣子，同著一個半老婆婆，面上一團的慈祥忠厚。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，又是兩個絕代女子：一個豔如桃李，凜若冰霜；一個裙布釵荆，端莊俏麗。還有一個朱纓花袞的長官，一個赤面白鬚的壯士。又是一個淡妝嫠婦，兩雙中年老年夫妻。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。後面隨著許多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、村的俏的，都俯伏在殿外。

天尊發落道：「爾等此番入世，務要認定自己行藏，莫忘本來面目，可抬頭向天人寶鏡一照看！」眾人抬起頭來一看，只見那寶鏡裡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，次後便見鏡裡大放光明，從那片光裡現出許多離合悲歡、榮枯休咎的因緣來。大眾看了，也有喜的，也有怒的，也有哀的，也有樂的。這個揚眉吐氣，那個掩目垂頭，鼓舞一番，歎息一番。看夠多時，只見那寶鏡中金光一閃，結成了一片祥雲瑞靄，現出了「忠、孝、節、義」四個大字。眾人看了，一齊向上叩首，口中齊祝「聖壽無疆」。那殿頭官又把旗兒一展，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，愈去愈遠，墮入雲中，不見蹤影。

悅意夫人向天尊道：「今日天尊的這番發落，可謂歡喜慈悲。只是這班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，雖然各人因果不同，天尊何不大大施法力，暗中呵護，使他不離而合，不悲而歡，有榮無枯，有休無咎，也顯得天尊的造化，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。天尊意下何如？」

天尊道：「夫人，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，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，護衛的爪牙。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，還要看他入世後怎的個造因，才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。況這氣數有個一定，就是作天的，也不過奉著氣運而行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？你我樂得高坐他化自在天，看這樁兒女英雄公案，霎時好耍子也！」

悅意夫人道：「請問天尊，要作到怎的個地步才算得個『兒女英雄』？」

天尊道：「這『兒女英雄』四個字，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、兩樁事：誤把些使氣角力、好勇鬥狠的認作英雄，又把些調脂弄粉、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。所以一開口便道是『某某英雄志短，兒女情長』，『某某兒女情薄，英雄氣壯』。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，才成就得兒女心腸；有了兒女真情，才作出英雄事業。譬如世上的人，立志要作個忠臣，這就是個英雄心，忠臣斷無不愛君的，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；立志要作個孝子，這就是個英雄心，孝子斷無不愛親的，愛親這便是個兒女心。至於『節義』兩個字，從君親推到兄弟、夫婦、朋友的相處，同此一心，理無二致。必是先有了這個心，才有古往今來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、武死戰，才有大舜的完廩濬井，秦伯、仲雍的逃至荊蠻，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，才有漢光武、嚴子陵的忘形。這純是一團天理人情，沒得一毫矯揉造作。淺言之，不過英雄兒女常談；細按去，便是大聖大賢身分。

「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，卻也頗不容易。只我從開闢以來，掌了這座天關。縱橫九萬里，上下五千年，求其兒女英雄、英雄兒女一身兼備的，也只見得兩個：一個是上古女媧氏。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，不忍見那青天的缺陷，人面的不同，煉成三百六十五塊半五色石，補好了青天，便完成了浩劫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的覆載；拈了一撮黃土，端正了人面，便畫了一寅會至西會八萬六千四百年的人形，從兒女裡作出這番英雄事業來，所以世人才號他作『神媒』。一個是掌釋教的釋迦牟尼佛。只因他一時奮起一片英雄心，不許波斯匿國那些婆羅門外道擾害眾生，妄干國事，自己割捨了儲君的尊嚴富貴，立地削髮出家，明心見性，修成個無聲無色、無臭無味、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。任那些外道邪魔，惹不動他一毫的煩惱憂思恐怖，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。波斯匿國國王才落得個國治身尊，波斯匿國眾生才落得個安居樂業。

「到後來，父母同升佛果，元配得證法華，善侶都轉法輪，子弟並登無上。從英雄上透出這種兒女心腸來，所以眾生都尊他為『大雄氏』。

「此外，三代以下，秦不足道也。講英雄，第一個大略雄才的莫如漢高祖。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四海全盛的時候，只小小一個泗上亭長，手提三尺劍，從芒碭斬蛇起義，便赤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，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壯了。究竟稱不起，何也？」

暴秦無道，群雄並起，逐鹿中原，那漢王與西楚霸王項羽連合攻秦，約先入關者王之。漢王乘那項王火咸陽，弑義帝、降子嬰、東蕩西馳的時候，早暗地裡問道入關，進位稱王。那項王是個『力拔山氣蓋世』的腳色，枉費一番氣力，如何肯休？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，舉火待烹，卻特特的著人知會他，作個挾制。替漢王設想，此時正該重視太公，輕視天下，學那『竊父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欣然，樂而忘天下』的故事，豈不是從兒女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？即不然，也該低首下心，先保全了太公，然後布告天下，問罪興師，合項王大作一場，成敗在所不計，也還不失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。怎生公然說：『我翁即而翁，而欲烹而翁，請分我一杯羹？』幸而項王無謀，被他這幾句話牢籠住了，不曾作出來。倘然萬有一失，他果地謹遵台命，把太公烹了，分杯羹來，事將奈何？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，斷然不敢下手，兵不厭詐，即以君之矛還置君之盾，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，漢王豈不深知？豈有以父子天親這等賭氣鬥智的？所以禍不旋踵，天假呂后，變起家庭，趙王如意死於鳩毒，戚夫人慘極人彘，以致孝惠不祿。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，枉作了英雄事業，才遺笑千古英雄！

「再要講到兒女，第一個情深義重的莫如唐明皇。為了一個楊貴妃，焚香密誓，私語告天，道是『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』。這番恩愛，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。究竟算不得，何也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，把個楊貴妃寵得迭蕩驕縱，幃薄不修。那楊貴妃的來歷倒也不消提起，致傷忠厚。

「獨怪他既有個梅妃，又想著楊妃；及至得了楊妃，便棄了梅妃；又不能終棄梅妃，以至惹下楊妃。自己左右的兩個人尚且調停不轉，又丟下六宮佳麗，私通三國夫人。除了選色徵歌之外，一概付之不聞不問。任著那五王交橫，奸相當權，激反胡奴，漁陽兵起。他卻有賊不討，轉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，帶上個受累的貴妃，避禍而行。及至弄到兵變馬嵬，六軍抗命，卻又束手無策，不知究奸相、責驕帥、斬亂兵，眼睜睜的看著人把個平日愛如性命的個寶貝生生逼死。息壤在彼，『七月七日長生殿』的話，豈忘之乎？況且《春秋》通例，法在誅心。安祿山之來，為楊貴妃而來，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。唐明皇之走，也明知安祿山為著楊貴妃而來，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才不辭蜀道艱難，護著貴妃遠避。及至貴妃既死，還瞻顧何來？自然就該『王赫斯怒』，撥轉馬頭，馘安祿山之首，懸之太白，也還博得個『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』，給天下兒女子吐一口氣。何以又『三郎郎當，三郎郎當』，愈走愈遠！固無怪肅宗即位靈武，不候成命。日後的南內西內，左遷右遷，父子之間，愈弄愈弄出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。就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，無多受享，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，萬古羞名。這都因唐明皇沒有英雄至性，空談些兒女情腸，才哭壞世間兒女。可見『英雄兒女』四個字，除了神媒、大雄之外，一個有名的大度赤帝子、風流李三郎尚且消受不得，勉力不來，怎的能向平等眾生身上求全責備？

「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，人間堯舜在上，仁風化雨所被，不知將來成全得多少兒女英雄！正好發落這班兒入世，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，成一個人情天理文章，點綴太平盛事。這便是今日繡旗齊展、寶鏡高懸，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。」

悅意夫人聽了，一一領會。一切人天皆大歡喜。只見天尊把龍袖一擺，殿頭官才喝得聲：「退班！」

那燕北閒人耳輪中只聽得一片喧嘩，喊道：「捉！捉！捉！」

隨著便是地坼山崩價一聲響亮，嚇得他一步踏空雲腳，一個立足不穩，早從雲端裡落將下來。一跤跌醒，卻是一場大夢。

睜開眼來看看，但見院子裡一班逃學的孩子，正在那裡捉迷藏耍子，口裡只嚷道：「捉！捉！捉！」面前卻立著合他同硯的一個新安畢生，手裡拿著一方界尺，拍的那桌子亂響，笑嘻嘻的叫道：「醒來！醒來！清天白日，卻怎的這等酣睡？」他道：「我正夢著一段新奇文章，不曾聽得完，卻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。」說著，便把他夢中所聞所見，雲端裡的情書，詳細告訴了那畢生一遍。

畢生道：「先生不在館，你看他大家在那裡捉迷藏，捉得好不熱鬧！我正要拉你去一同作耍，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裡的夢話。快來捉迷藏去！」說著，拉了他便走。那閒人也就信步隨了他去，一時早把夢中的話忘了一半。不因他這番一個迷藏一捉，一生也不曾作得一個好夢，只著了半世昏迷。迷而不覺，也就變成「不可巧也」的一堵「糞土之牆」，「不可雕也」的一塊「朽木」，便落得作了個「燕北閒人」。

列公牢記話頭：只此正是那個燕北閒人的來歷，並他所以作那部《正法眼藏五十三參》的原由，便是吾了翁重訂這部《兒女英雄傳評話》的緣起。這正是：

雲外人傳雲外事，夢中話與夢中聽。

要知這部書傳的是班甚麼人，這班人作的是樁甚麼事，怎的個人情天理，又怎的個兒女英雄，這回書才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，但請參觀，便見分曉。